

◇百业滋味

青丝凝韵守匠心

[盐城]郭玉霞

陈老师俯伏案前,凝神静气,他以针当笔、以发当墨,一针一丝,轻走慢出,勾勒出马背上的毛发,仿佛定格了时光。

他案前的绷架上,是一匹骏马的半成品。此刻,陈老师正用那精挑细选的发丝,在马背上慢慢绣出了一根根淡棕色的鬃毛。侧斜着进针,下针准确到位,提拉控制力道。每一步,落针角度都不雷同,一针一丝,如抚琴弦。随着一根根发丝的绣入,这匹正在奔跑的骏马,其毛发有了动感,有了风速,有了光影。整匹马,如添神韵。看着素绢上这呼之欲出的骏马,我不禁由衷地赞叹:这发绣手艺,真的了不得!

见我夸奖,一口东台方言的陈老师,憨厚地笑了。他微

笑着转身去取来一只长长的红色包装盒,说要给我看一下他的得意作品。画轴徐徐展开,这幅发绣作品,内径1米宽、8米长,绣的是郎世宁的《百骏图》。只见一匹匹马儿栩栩如生,它们或嬉戏打闹,或悠闲饮水,形态各异,色彩纷呈。我俯身细看:这是发绣吗?真的难以置信。骏马的每一根毛发,都细致入微。既有光泽,又有层次感。我惊叹,这得绣多少年啊?陈老师说,这幅绣品难度确实很大,我和我的团队,六个人,通过一次次地不断摸索,用了四十种针法、千种色发,花了四年时间,才得以完成。

陈老师今年60多岁,从事发绣近50年。他告诉我,他13岁时,就独自骑自行车到

100多公里以外拜师求学,寒来暑往,确实不易。那时学个手艺,是为了谋生。后来,他逐渐发现发绣是门艺术,彻底喜欢上了。“这一路走来,我也先后拜过三位名师,边学边做,花了九年时间。”

如今,他通过观色、触摸,就能知道原材料的质量。发绣须挑选没烫过、没染过的黑发,这样才有质感、光泽和韧性。黑发先脱脂、脱色,再染成各种颜色。

陈老师先后创办了发绣厂、发绣艺术馆,培养了众多的弟子。“我就是个手艺人,一辈子就想着把这发绣手艺传承下去。我们紧跟时代,绣品也在不断创新,从单面绣,到双面绣,再到微发绣……”

2021年,“东台发绣”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2025年,陈老师入选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

我环顾四周展品,有萌态可掬的勺嘴鹬,有高雅优美的丹顶鹤,有雍容华贵的牡丹,有清新脱俗的墨兰,等等。山水人物,飞禽走兽,大小绣品,琳琅满目。

“这是微发绣。”陈老师指着绣品《108将》,对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解释道,“这都是用10岁以下儿童的头发,进行褪色、染色的,因为儿童的头发发丝特别细,相对又柔软,你们看,这人物脸部只有豌豆大小。”孩子们惊呼着,簇拥着上前观看……

◇灯下漫笔

弯路上的蓄能

[徐州]周广玲

如果河流执意要走直线,就会变得来势汹汹。它不顾一切地向前奔涌,过快的流速让水流变得躁动不安,开始翻腾咆哮,将两岸冲刷得支离破碎。奔腾的水流会撕裂大地,裹挟着泥沙和断木,所过之处一片狼藉。然而这种不顾后果的冲刺终究难以持久,当能量耗尽后,河水便会干涸,这样的河流注定无法长久。

真正的大江大河则完全不同。以长江、黄河为例,它们蜿蜒延伸,不惧怕曲折,反而似乎刻意选择迂回前进的道路。当遇到陡峭的山崖阻挡时,它们不会硬碰硬地直冲,而是巧妙地转弯,用柔和的弧度化解冲击力;当面临松软的沙地阻碍时,它们不会强行穿越,而是放慢流速,用持久的耐心浸润每一寸沙地。

在河道转弯处,水流速度减缓,使从上游携带来的泥沙、枯枝落叶及植物种子得以沉积。经过长期积累,这些沉积物,逐渐形成河湾滩涂和湿地生态系统。芦苇等植物开始在淤泥中生长,吸引水鸟前来栖息,也为鱼虾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场所。原本快速流动的河水,在这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。河水成为滋养周边生物群落的重要水源。

这一切,都源于河流的转弯。它每绕过一个弯,都是对大地的一次拥抱,它积蓄的每一分力量,都将化作养分,滋养两岸的生命。人生也是如此,我们走过的所有弯路,终将成为生命中最宽广的河床。

◇生活空间

连体老伴

[无锡]吴翼民

小区的门卫笑着跟我和妻子打招呼:“你们老两口真是要好,总见到你们寸步不离走在一起呢。”我笑着回应:“是啊是啊,年纪越来越大,在一起做个‘连体老伴’也蛮好啊。”

记得数年前,老伴经常单独出门参加一些票友聚会,我总是会担心,怕她迷路啦、上下公交绊跌啦;同样,我如果单独出门参加诸多社会活动,她也是电话不断,问我在什么地方、何时回家?真应了“少年夫妻

老来伴,一歇勿见一身汗”的俗语。记得十余年前我们参团去欧洲旅游,有几对老夫妻同行,为怕被汹汹游人挤散,每对老夫妻都有自己的招数,比如有一对老夫妻就特意穿上“情侣装”,都是色彩绚丽的颜色,想走散都走散不了哩。

岁月匆匆,我们夫妇一下就到了“金婚”的年纪,那种“连体老伴”的状态就成了常态,连一天的作息安排,几乎都粘连在一起呢,比如清早锻炼身体,

总是精神抖擞并排行走在体育场的跑道上,只要自己尽兴了,微汗体热了就相偕而归,不经意间手机上竟显现了数千步数哩。跑步结束后我们再相偕去菜场买菜,有商有量,把彼此心仪和女儿女婿及外孙喜欢的食材一一购全,而后就平安归家。

有趣的是,去体育场和菜场都得经过几条巷子,我嘱咐她,因巷子不太宽敞,两人就不要并排行走了,免得有电动车擦肩而过,酿成险情。初时,妻

子诺诺听从,遂与我一前一后慢慢走着,走着走着,不一会儿,竟然又与我并排在一起了——哎呀,看来真是割不断的“连体老伴”啊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